



五月某日，晴

當我每天在沙宣道餐廳的小餐廳聽到甚麼「第十組勁過」、「year 1勁過」等等諸如此類的「勁過飯口號」，就知道決戰Faculty of Medicine的日子不遠了。

對於我這個平日好食懶做、好逸惡勞的頹廢學生而言，吃多少餐「勁過飯」都不能增加我勁過的機會率的了（唉，只要我能合格，「碌過」我也是心甘命抵的）。當我聽著同學及師兄師姐們叫著這些勁過cheer，自己也在同樣的情況下叫了不知多少次的cheer後，總覺得叫「醫學院勁過」或是「香港大學勁過」會比較好：大家都過，大家升班，大家高興嘛（請原諒我的天真妄想）。

這天我跟PBL組吃著我的第X餐勁過飯（沒錯仍是在灣景餐廳），真的吃得有點兒膩了。

「我發誓我在平日一定不再吃腰果肉丁！」我發著嚙騷，一邊小心翼翼地將一粒腰果夾進口中，惟恐它掉到了桌上，不吉利嘛。

「這餐以後我也不再吃了，」組員小豪哥說。「這是第四餐勁過飯了，吃五餐的話我怕我會『唔過』。」

「那麼你也不可以吃10餐（supplementary過），更不可以吃15餐了（『實唔過』），哈哈。」提子說。

唉，身為一個medic學生，每天的活動都是讀書，實在是悶蛋得很。吃飯的時候還討論著上課，考試的事，真令我吃不消。所以當他們在閒談之時，我卻在不經不覺間把那碟腰果肉丁吃掉了大半（尤其是那些腰果！！！）

飯後他們意猶未盡，加上組員阿四說她想看電視劇「花木蘭」，我們一千人等便到了陳寶蓮文娛中心的電視室繼續吹水。我跟他們呆了一會

兒便走了，反正要到Main Lib還書，順便溫習一下那天的lecture.

Main Library

「喂！甚麼風吹你來Main Campus？」原來是西史同學。他也在Main Lib 溫書。

「Med Lib多人得快陸沉了，而且我也要來還書，」我道。「話時話，好像有很多medic的同學來了Main Campus溫書。」

的而且確，不少的同學都轉移了陣地，不再呆在那沉悶的med lib溫書。Main Library風涼水冷，環境優美，實在是溫書的好地方（同時也是睡覺的好地方）。更令我高興的是除了西史外，我的好朋友阿蓮都在這裡，那麼我溫書溫到refractory的時候也不愁沒有人陪我吹水；而且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更可以即時向阿蓮請教，如果連她這些「丁」級人馬也一頭霧水，答不出個所以然來的話，那麼我便可以放心來，無視那些（我認為是）太深奧的理論的存在。

晚上回到mini-hall，我跟我的room-mate一時興起，竟然學起港大residential hall的傳統寫起「勁過揮春」來。

「我贈你一張『阿飯超勁過』吧！」我的room-mate說。

「好！讓我寫一張『mini全人勁過』吧。」我萬分興奮的說。結果我們不單寫了「XX勁過」、「YY超勁過」，還寫了不少「出入平安」、「新春大吉」之類的老土話，還夠膽貼到門外。

「這個年頭的大學生寫的字真難看！」沒錯是我的好鄰居經過我門外時說的。真hurt！

五月十四日，晴，非常晒

光陰似戰，竟到了決戰前夕。

明天就是考OSCA的日子了。OSCA者，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Assessment也，顧名思義，就是考我們一些clinical的東西，要動手動腳做的，刺激萬分。

那天晚上我跟菜風在電話上談著明天怎樣死法之際，阿蓮也同時打電話給我，想跟我討論／猜測一下明天的題目。正好，我沒有學first aid，可以問問她做心肺復甦法（CPR）的detail。待我再次跟call waiting那邊的菜風通話時，已是十五分鐘後的事了。

「你知不知道麵包為什麼會發霉？」菜風一本正經的問道。

「唔……首先當然要有那種真菌的spore散落在麵包上……」我認真的想了想答案，雖我記不起哪一個lecture有談及麵包上的fungi是什麼。「當然也要有適宜的環境，例如氣溫，濕度，諸如此類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時間!!!是時間!!!」菜風帶點激動的道，「新鮮的麵包是不會發霉的。這一點你明白嗎？」

「啊呀這個當然了！你以為我是白痴的嗎？」我有點惱羞成怒的叫道。

「那麼你可知我現在已經發霉了???你要我在電話中等你15分鐘！除非你速速向我報告剛才你跟阿蓮tip的明日的題目，否則我發了霉也不放過你!!!」真小器，原來兜個圈來罵我要他在那電話呆等。（他這樣埋怨我也沒所謂，反正他甘願將自己比作麵包。）卒之我跟他又談了一會，到我的room-mate回來才掛線。

「呀呀呀H2O你回來得正好!!!你可不可以過來躺在這張牀上扮死？」我一看H2O便好像蜜蜂看到蜜似的，興奮不已。H2O沒錯是我的room-mate，唸nursing的。

「幹什麼？你不是想找我做autopsy吧？」

「發傻！我只是想找你做CPR的patient罷了……唔該你丫……至多請你食大白兔糖啦!!!」我半呢半騙的。

擾攘了大半句鐘，結果我沒有按斷H2O的ribs，也沒有跟她「咀對咀」的做人工呼吸；實情是我們呆在電視機前看「明珠930」，再吹了半小時的水，不經不覺又到了「請將電視機音量收細」的時候。

唉，又浪費了一晚溫書的時間。我有強烈的（而且是不祥的）預感。明天我死定了。

五月十五日，晴，更加的晒

決戰的第一天

OSCA的設計包括了兩部分：live stations及 dead stations。Live stations裏有活生生的人（包括examiner及他的助手，或是扮patient的人），還有假的人，總之考生跟examiner會有interaction；dead stations中考的可以是anatomy的認圖，或是去comprehend的認圖，或是去comprehend一件sample，甚至是考你怎樣用電腦查medical的資料。內容千變萬化，務必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十個live stations，十個dead stations。每個station五分鐘，整個OSCA需時約兩小時。我覺得壓力很大，尤其是live stations中，壓力大得使我好像有angina似的。

1:30pm

不知是福是禍，我先考dead stations。

弊。還未坐下我已知道弊。第一個station的桌子上有一個腦，試題是：A是甚麼？B是甚麼？它們的功用是甚麼？

我依稀記得1st semester中的第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個lecture中教過這些東西，但我也記得lecturer說過「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This will come to you later」我恍然大悟，原來lecturer指的是「This will come to you later, in the exam」

光陰似箭。五分鐘過去了。我望著被invigilator收去的試卷，以及卷上自己也不知道寫了甚麼的答案，心中簡直萬感交集……。

第二個station。我不得不給出卷的doctor寫個「服」字，因為他竟然考各medical students的速讀能力。

我望一眼桌上那隻不知甚麼藥的使用說明書（英文來的），再望一眼

試卷上的十條問題，漸漸感到額角有一滴滴的冷汗滲出來，差一點沒滴到那試卷上。

光陰似箭。鈴鈴鈴鈴，兇鈴響起（弊，剛才有一半的題目答不到）。

一個station，（我剛才作了一篇英文作文）。

又一個station，（我不得不伸手掏一張7 days出來印去額角的汗……）

過了不知多少個stations。（Excuse me, Sir…，我好像有點兒不舒服，可不可以不考？）……

3:40pm

我不知在dead stations裏發生了甚麼事。其實我也記不起自己答了些甚麼。

我渾渾噩噩的跟著大隊步向live stations。

Dead stations中我固之然「dead」了；可是對我而言，live stations也是我的「dead stations」。

第一個live station中坐了一個黑衣黑褲的女人。

那時我的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完完全全的發揮了它的作用，令我心跳加速，血壓升高，血液中的adrenaline level超出平日的數倍。Examiner在嘍呢咕嚕的說了不知甚麼 instructions，大意是叫我安慰一下我面前這個死了父親的女人云云。

黑衣女人開口說話了。「……我的爸爸死得不明不白……真係好突然囉……如果我多d探佢，佢就不會死得那麼快……」眼角好像真的有些眼淚流出來。

明顯地這個station是想考 patient counseling，想考我們怎樣對病人及其家屬表現（sympathy），但我實在不知應該說甚麼。一來這根本不是真的 situation，我面前的這個女人根本不是死了父親，我根本不能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一丁點兒的同情，說出來的話也是假惺惺的；二來我們雙方根本

是在做戲，還要有一個examiner在旁監視著我倆的台詞，實在是作狀之極，十分難頂。不愧為「OSCA」，考驗各醫學生的做戲天份，訓練得醫學生可以去爭奪Oscar Award一樣。

黑衣女人的表情極其逼真，我萬分佩服。突然想起無線的電視劇中那些「醫生」跟病人的說話，不外乎是「我很明白你現在的心情」，及「你節哀順變吧」，我也有樣學樣，口窒窒的道：「你……你你你節哀順變吧……吧……」

（唉，好假。）「……佢人都去咗咯，我地唔想再將佢的屍體整到熔爛爛……可唔可以唔解剖呀？」黑衣女人幾乎是在哭訴了。

我又想起無線的電視劇。「我我我我我……你你你……哎呀呀呀……」弊，我好像在唱「奇哥」。我的演技也實在太差了。

「……我的爸爸平日無病無痛，無啦啦就咁去咗，真係好突然囉……」

唉，小姐，題目又沒有說明，我根本不知你阿爸是怎樣死的，你叫我應該說些甚麼呢？？

3:45pm

鈴鈴鈴。

也罷。到了第二個station，我未開始動手，先呆了30秒。

其實這個station考的是ECG（即心電圖），本來ECG是極其簡單的一項body test，但是那時那刻我望著那個「病人」及他身旁那些舊得不能再舊款的ECG工具，我實在不懂得下手。我根本未試過用這一種ECG！！

我笨手笨腳的將那些鐵片綁在他的手手腳腳上，事前還要在綁的地方塗上一些做ECG專用的jelly。

那個「病人」（其實是medic的大仙扮的）突然的在病床上向我駛了

一個眼色，細聲說道：「喂，不用那麼多jelly呀！！！」他一定是嫌我用得太多jelly，弄得他滿身滿衫都是（在此向他說聲不好意思，嘻嘻！）。

忙了一輪，總算印了一張正常的ECG出來。正當我想鬆一口氣之時，examiner叫我計出這個病人的heart rate。本來要我由ECG算出heart rate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那個station竟然沒有計數機！！

也許那些doctor沒有想過竟然有連這麼簡單的數也計不到的大學生，所以沒有準備計算機給我們。但我就正正是那種連300除3.5也不懂得筆算的大學生（而且是醫科生）！！

五分鐘過去，我仍未能計算出300/3.5等於多少（而答案就是病人heart rate），而下一位同學又已來到這一個station，我情急之下我向examiner報告說病人的heart rate是300 over 3.5，便頭也不回的走到下一個 station（實在不想留在這個傷心地）。

接著的station更令我哭笑不得。

這個station原意是要考我們做throat swab的技巧，即在喉嚨發炎的病人的口腔中正確的地方取得樣本送去化驗。我在那個 station中對著的一個活生生的examiner，及一個只得一個頭，而口張得很大的塑膠公仔。那個公仔的頭被固定在一張椅子上。

記得medic的師兄師姐說過，考OSCA的時候見到病人無論如何一定要greeting或是ask for consent，否則會被扣分；我在ECG的那個station及第一個station都有做這兩項，來到這個station，究竟需不需要greet這個patient呢？？？

我只考慮了半秒，便決定不冒被扣分的危險。於是我對著那個塑膠公仔頭說：「陳先生，我現在替你做一個throat swab，要是你感到不適的話便告訴我吧。」我覺得自己是個白痴。

其實這些情況真令人很尷尬。這個病人「陳大文」根本不會感到不適，也不會開口跟我說話；就像做模擬CPR的時候要問那個塑膠公仔

「先生，你有沒有事呀？」一樣的無聊。不過做CPR還有一樣更無聊的步驟，就是要在「搶救」傷者前評估四周的環境安全不安全，例如附近有沒有令自己不安全的事、傷者是否躺在馬路中心等等。唉，這些考試卻是在一個冷氣充足、光線充沛的舒適環境中進行，要是在真實的情況中，傷者真的躺在路中心的話，我相信正常的人都會懂得在不危及自己安全的情況下才對傷者施救。

這樣又過了一個station（雖然我的表現並不理想，因為我真的很緊張）。到了最後一個station，唉，又是patient psychotherapy。

Examiner看見我近乎虛脫的樣子，好心的問道：「Are you all right?」

「No」我雙目無神，兩蹄發軟，一邊抹著汗水一邊答道。

5:44pm

我在OSCA的試場外碰到同學翠翠。

「飯飯！我好慘啊！！剛才碰了一鼻子的灰……」翠翠向我叫道。

我心想，你還比我要好，你滿身的灰，極其量也只是像一個剛從埃及古城走出來的人；我可是整身的冷汗，加上面青口唇白的，就似一個剛從埃及的水底古城爬上來的死人。真的有快要死掉的感覺。

「先不要死，」菜風向我道，「你現在死了，便白白浪費了剛才的努力。」

真感動！！菜風對我真好！！

「況且你要是那麼快死了，誰人來墊高我們呢？？？」

我真有一拳打死他的衝動。

五月三十日，放榜前夕

考筆試的兩天，我都渾渾噩噩的渾過去了，不提也罷。

等候放榜的日子天天提心吊膽，與其留在家中發呆，倒不如約人出來

散散心。

放榜前夕。因為我們community medicine的 tutor要給我們過去一年的com med practical做evaluation，所以我們一千人等約好了evaluation後在沙宣道集合。

「嘩，我竟然過！！！」怪叫著的人沒錯是組長飛。「我甚麼都沒有預備過便去上堂，tutor 都讓我拿個『fair』！哈哈哈！！！」

「鴨多拿傻的，」愛美說，「我幾乎所有的community medicine 中都沒有出過聲，他都讓我過。」鴨多拿是我們com med的 tutor。

「是不是全組人都過？」保利問。保利是我在Patient Care Project (PCP) 的partner。

「應該是。連甚少出聲的湯馬仕·高都過；住hall的開心小姐好像拿了個『above average』。」阿四說。

說真的，我覺得tutor鴨多拿真的太過仁慈了（雖然我很appreciate他的仁慈）。基本上我上community medicine的practical之前完全沒有預備過，上堂的時候說的話也沒有point；最令我擔心的是我之前走了一堂practical而沒有提供任何理由，我真怕他會捉著我這隻受了傷的腳來「肥」我。幸好。

「他的英文我根本聽不明！他問我『wat do you thin you gan impove? Do you thin you didn't pepare enough?』我『yea, yea』的答了些不著邊際的話便算！」小豪哥說。

我們在黎巴嫩談談笑笑的，直到黎巴嫩人小姐說我們太吵了。

只是，任我們口中說得多輕鬆也好，也掩飾不了內心的恐慌。大家的心思都在明天的放榜上。

五月三十一日，放榜的日子

唉，整天我都心緒不寧，我真的好驚自己會唔過。

阿Dean要在放榜前給我們訓話，這更不是一個好的先兆。果然。

阿Dean說，我們的成績是轉了新課程以後最差的一屆。我們的written paper沒有人拿distinction。

還有doctor噢也給我們訓話。

「Even though you're passed, you're not passed」我們聽出耳油來。

良久。阿Dean的訓話完了，還叫我們不要湧出去看result。

我的好同學們也真聽話，阿dean的話完了，他們還是紋風不動。

我一於好少理，結果第一個站到notice board前。不論是及格也好，不及格也好，我都情願快快的知道結果，了結這兩個多禮拜來的精神折磨。

結果

「喂，幹嗎眼濕濕的？你沒事嘛？」西史問我。

「沒事，」我眼濕濕的啞鳴著，「Faculty竟然讓我碌過，我實在太感動了，嗚嗚。」其實我沒有哭，我扮哭嚇他的。

其實自己沒事，理應十分高興才對。只是看到一些自己的朋友唔過，實在很是心噏。

在此我真的很想說，「過」了固然高興，但「不過」也不一定代表自己的能力不夠。就像Short Answer Questions只得區區十二條問題，問的內容卻不能代表我們過往一年的所學；有些問題只就其中一個lecture的內容來考，試問這些題目又怎能覆蓋大部份的課程範圍呢？萬一有同學真的那麼好彩，少讀了某一個lecture，而試卷又問了一條只考那個lecture的問題，那就恭喜了。不要忘記整個year 1有一百五十個 lecture，而SAQ卻只得十二條。

考試卷的問題又有沒有偏重某一個area呢？有沒有忽略了某一個area呢？

還有一個問題是，有些考試題目，考的根本不是我們過往一年專注所學的topic；我們學心血管系統、學呼吸系統，為甚麼Faculty要考我們神經系統的東西？

究竟這些試題是否能真的考驗各學生的能力呢？我真的很懷疑。

無論怎樣，都希望各位順利過關的同學繼續開開心心的讀下去，不能如願的同學則努力加油，不要灰心。

後記：

放榜後的兩個星期。

「死啦！點算！我還沒有做功課！！！喂，借來抄抄吧！唔該你丫……」蕉蕉發了茅的向我叫道。

「點呀……長氣，你抄我寫的這一段吧，我怕了你。」我沒有好氣的說。

話說考試雖然過去了，成績也公佈了，但我們這一年的課程還沒有完結。可能Faculty怕我們這些medical student整年所學只關於醫學的知識，會終有一天變得太過呆滯，是以強迫我們在暑假前上一些特別的course，這就是Special Study Module (SSM)。當中有medical的course，也有 non-medical的。

我選了一個non-medical的course，學的是流行音樂創作、填詞及唱歌，而且是由一位過氣歌手做導師（跟女歌手何遠營合唱「拜拜仍是friend」的那位）。

「竟然有人比我還要頹廢！」我驚訝的說。「作幾個chord之嘛！隨口也唱得出啦！你還要抄我的！不要怪我沒有事前通知你，我這幾個chord寫得十分『求其』，要是阿sir話你作得不好，你可不能怪我。」

「得啦得啦！有得交差已經可以啦！」蕉蕉邊說已邊在抄我的功課。

跟我一起上課的，除了蕉蕉和我外，還有七個year 1的同學。加上十一個year 2及五個year 3的大仙，總共廿五個medical students就跟這位過氣歌手學作曲。

根據我的觀察所得，其實我的SSM已經算是十分有趣及輕鬆的了。我曾經到過那些上「中醫」的同學那兒sit堂，那些「陰中之陰，陽中之陽，陰中之陽，陽中之陰」的理論真令我瞠目結舌，啞口無言。

但也有一些非常正斗的SSM。例如trunk anatomy，或是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painting等等，有機會的話，我都很想去體會一下。

鏡頭一轉，回到我們上課的那間幼稚園似的地方。

「各位同學能不能說出幾種流行曲包含的元素呢？你們聽慣的流行曲是怎麼樣的？吓？這位同學，你說一說吧！」阿sir頗為勞氣的問道。

「你們大學生來的呀！這麼簡單的問題也答不到嗎？吓？」阿sir對著空氣說話。難怪，我們是一點也不活潑，亦一點都不精靈的醫學生嘛。

不過這個course完結後，我發現了Medical Faculty也有不少唱功一流的同學。例如有medic許志安、再世歌神阿倫、及翻版楊彩妮（就是蕉蕉）等等。

SSM完結後還有整整兩個多月的暑假。這是我有限的暑假之一，真要好好珍惜了。

另一樣令我感慨的是，一年的光陰就這麼過去了，真是眨眼一般的快。

下一年我再也不是「medic」新仔了。